



作品集

第一辑

新年 Xinnian 盗墓 Daomu

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……

神秘+惊险+离奇

怪异的事件铺天盖地来了……

版权所有
翻印必究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年;盗墓/卫斯理著.

-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2.12

(卫斯理作品集,第1辑)

ISBN 7-80128-404-6

I. ①新... ②盗...

II. 卫...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8759 号

京图字:01—2003—1179号

本作品(《卫斯理科幻系列》)中文简体字版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
独家授权中国言实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。版权所有,违者必究。

责任编辑/詹红旗

责任校对/毛家华

封面设计/嘉 雯

策 划/嘉 雯

装帧设计/嘉 雯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2号 邮政编码 100017)

<http://www.zgyscbs.com>

电话:64924716 64924761

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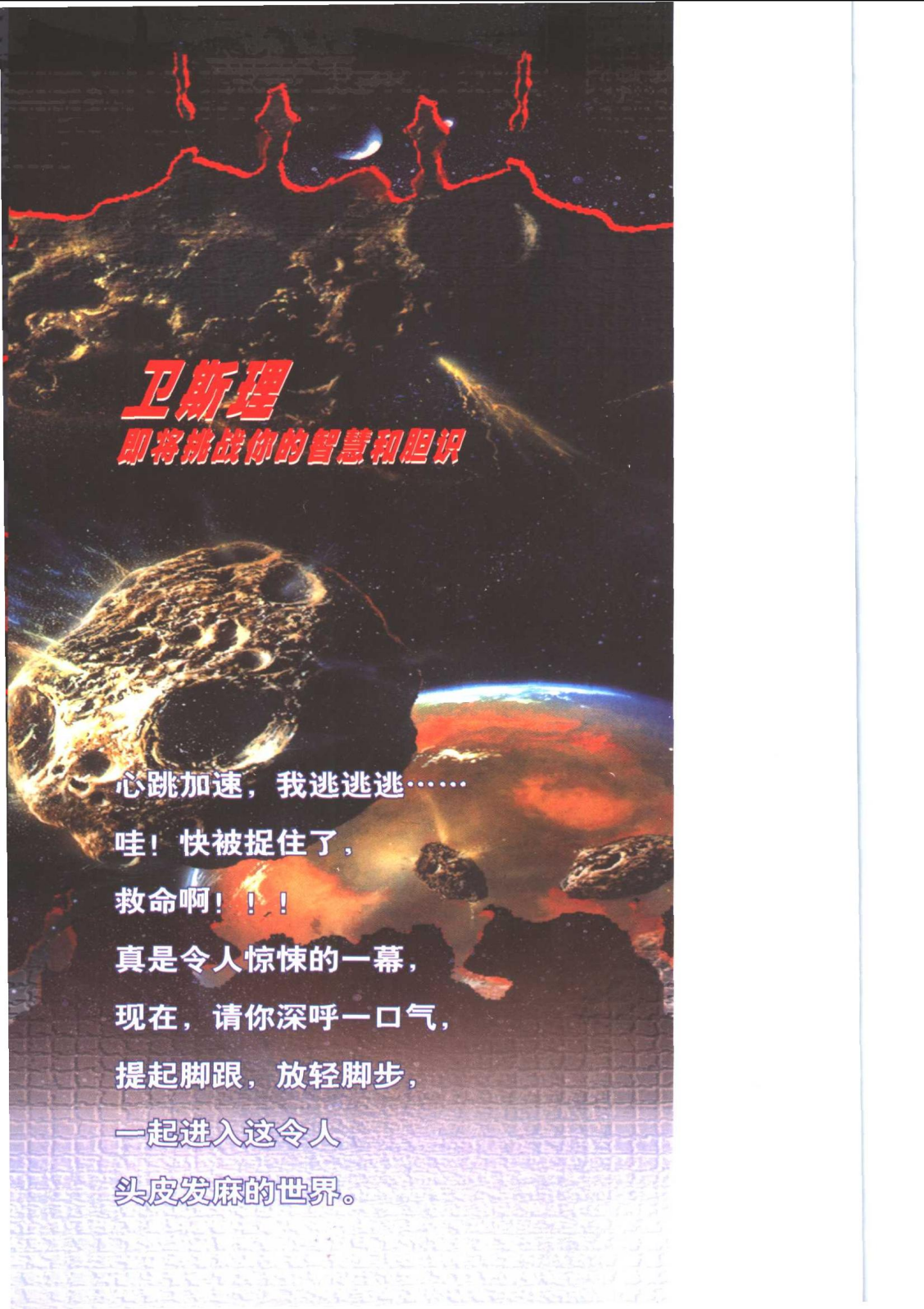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80×1168毫米 32开 160印张 4200千字

2002年12月第一版 2002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340元(全20册)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

卫斯理

即将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

心跳加速，我逃逃逃……

哇！快被捉住了，

救命啊！！！！

真是令人惊悚的一幕，

现在，请你深呼一口气，

提起脚跟，放轻脚步，

一起进入这令人

头皮发麻的世界。



作品集

第一辑

神素灭归壳 变谜猫磁神具理人藏相幕运神探险散
之白毁 狐室老魔瘟玩卫斯种二迷真盗命猴探魄
林与回贝 密
丛理菌 真空
卫斯真 少年第 愿继续魂

人 花奇火人云门光船火炉 间
石底血 明心 厦声 空月亮年睛锁险爱神
钻地妖蓝蜂奇透沉地地规大古原红新眼连探寻找

第二辑

手数人手惑谋码物梦座阳方星记照刑友誓宝
杀离 阴 星太秘巨头
宙劫支错蛊杀密怪寻灵假活皇换犀极笔毒异
宇 自 幽 快天

者使 罪天客药地套子灵女统双无乐变备天书魂点
犯暗死 间 火 幻白失
大黑访不无圈影搜烈血变黑迷尸后洞天招茫

第一部 自天而降的金钥匙

小时候，看儿童读物，每逢过年，总有一两篇文章，解释为什么叫“过年”。

据说，“年”原来是一种十分凶恶的野兽，每到了一定的时间，出来一次，见人就吃，所以到了这一夜，家家都不睡觉，防守着。

“年”这头凶猛的野兽，又怕红色和吵闹声，所以家家的门口，都贴上红纸，大烧炮仗。

到了第二天，人互相见了面，看到对方还好端端地，没有给“年”吃了去，于是，互相拱手道贺，恭喜一番。

这种传说，现在的儿童好像不怎么欢喜，至少，很少有介绍这种传说的儿童读物。

“年”如果是一种凶猛的野兽，那么，这种野兽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像狮子，还是像老虎，它的胃口究竟有多大，究竟要吃多少人才能饱，为什么不多不少，每隔三百六十多天出来一次？

传说究竟是传说，这些问题，因为根本没有人回答得出，所以也不可深究。但是，过年仍然是过年，过了这一夜，大家见面，还是要恭喜一番。

街上的人很挤，人人都有一种急匆匆的神态，好像都在赶着去做什么事，但这些人是不是真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去做，王其英对之甚有怀疑。

所有人都繁忙，王其英是例外，他斜靠在铁栏上，铁栏在





人行隧道的出口处，各种各样的人，像潮水一样涌出去，只有他懒洋洋地靠着铁栏，甚至还有空打上几个呵欠。

王其英打了两个呵欠，拍了拍口，几个人在他面前，一面大声讲着话，一面走过，王其英不想动，因为他根本没有地方可去。

他是一个流浪汉，白天，到处坐，到处走，到了晚上，就找一个随便可以屈身子的地方躺下来，然后，又是第二个明天，这就是他的生活。

很少人注意他，偶然有人看他一眼，也全是可怜的神色。然而王其英却不觉得自己可怜，反而以为那些在街上匆忙来往，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奔波的人，比他更可怜得多！

不过，有一点是最麻烦的，这一点，他和其他所有人，没有分别，他会肚子饿。而现在，他肚子饿了！

他经常肚子饿，每当他真感到肚子饿的时候，他就不再站着，而是坐下来，将头上戴的破帽子，放在面前，坐上一小时，或者两小时，破帽子内，可能会有十几枚硬币，他就可以解决肚子饿的问题。

王其英很不愿意那样做，可是，他的肚子却逼着他非那样做不可，他叹了一口气，摘下帽子来，抓着乱草一样的头发，蹲了下来，放下帽子低下头，闭着眼睛。

有多少硬币抛进他的破帽子里，他可以听得到，一枚、两枚、三枚，经过的人多，硬币也来得快些。然而突然间，他呆住了，那一下声响，不像是一枚硬币。

他抬起头来，向帽子里看了一眼，他看到了一柄相当大的钥匙，钥匙上有一块两寸见方的胶牌。

他再抬起头来，向前看去，想看清楚是谁抛下了这柄钥匙的，可是他看到的，只是潮水一样来去的人，他甚至不知道抛下钥匙的人，是从哪一边来，又走向哪一边的。

王其英伸出手，将那柄钥匙，取了起来，一条短链，和金光闪闪的钥匙，拿在手里，沉甸甸地，很重，好像是黄金的。

王其英呆了一呆，他才想到，这枚钥匙是金的，也已看清了夹在短链上的那块胶牌，是两层的，当中夹着一张纸。

在那张纸张上，写着很工整的一行字：“这枚钥匙是黄金的，如果你卖了它，可以换来一个时期比现在丰裕的生活，但是——”

写到这里，下面便是一个箭嘴，表示还有下文。在纸的另一面，王其英用力扭断了胶片，将纸取了出来，打开，纸的第二面上，写着：“如果你照这个地址，在新的一年里来临之前的一刹那，午夜十二时，开门进去，将会有你绝对料不到的事发生。朋友，你自己选择吧！”

再下面，是一行地址。

王其英呆住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？不是什么人在和自己开玩笑吧？

一想到“开玩笑”，王其英不禁苦笑了起来，自从他变成了流浪汉之后，所有的人，忽然之间，都变成陌生人了，除了顽童站得远远地向他抛石头之外，他还想不起有什么人会和他开玩笑。

而且，那也是实在不像开玩笑，这柄钥匙，看来真是黄金打造的，而且，可能有三两重，如果卖了它，真可以过几天舒服的日子。

至少，他可以再尝尝睡在床上的味道，他已经很久没有睡在床上了。虽然有人说，金钱只能买到床，不能买到睡眠，但是王其英却可以千真万确地知道，同样睡不着，在床上睡不着，比在水泥地上睡不着好得多了。

一想到这一点，王其英连忙将这柄钥匙，紧紧握在手中。人仍然像潮水一样，在他面前经过，他的破帽子里，已经有了



七八枚硬币，他将那七八枚硬币，拣了起来，戴上帽子。多少年来，他没有那么急急地走路了，他夹在人潮中，向前走着，走过了很多条街，才来到了一条横街的金铺之前。

他一下子就冲进了金铺，等到金铺中的所有人，都以一种极其异样的眼光望着他，他才想起，自己破烂的衣服和黄澄澄的金子，实在太不相配。

为了怕人误会，他连忙先摊开了手，他一直将那枚金钥匙抓在手里，一打开手掌来，自然人人可以看到他手中的那柄金钥匙了。

他走向柜台，笑了一下：“老板，请你看看，这个有多重，值多少？”

一个店员，仍然充满了疑惧的神色，但总算伸手，在王其英的手中，取过了那柄钥匙，在一块黑色的石头上，擦了一下，看着，神情更加吃惊，像是手中捏着的，是一条毒蜈蚣一样，忙又放在王其英的手中：“走，走！到别家去！”

王其英整个人都热了起来，登时涨红了脸，大声道：“为什么？我想卖给你们！”

店员的声量更大：“我们不收贼——”

他那一句话没有讲完，另一个店员，就拉了拉他的衣袖，那店员也没有再说下去，转过身去，没有再理王其英。王其英听出那店员没有讲完的话是什么，他拍着柜上的玻璃：“你以为这是我偷来的？你口中说干净一点，别含血喷人！”

几个在金铺中的顾客，都带着骇然的神色，走了出去，王其英还在闹着，一个警员已走了进来。

一看到警察，王其英就气馁了。

一个流浪汉，每天至少有三次以上被警察呵责赶走的经验，久而久之，就养成了一种习惯，一看到了警察，就会快点走开。

进来的那个警察，身形很高大，才一进来，就一声大喝：“干什么？”

王其英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头一低，向外便钻，当他在那警察的身边擦过之际，警察一伸手，拉住了他的一只衣袖，王其英一挣，衣袖被扯了下来，王其英飞快奔出了金铺。

而等到那警察追出来时，王其英早已奔出了那警察的视线范围以外了。

他其实并没有奔得太远，只不过奔了一条街，一面奔，一面回头看着，所以，他一下子，撞在我的身上。

我正因为有一点事，要在这条狭窄的横街找一个人，所以一面走，一面在抬头看着门牌，王其英撞了上来，我才知道，我被他撞得退开了半步，立时伸手抓住了他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王其英连声道：“对不起，先生，真对不起！”

我那时，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可是他的情形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流浪汉，而他出言倒十分斯文，是以我“哼”了一声，松开了手，继续向前走去。

他向我望了一眼，忽然跟在我的后面：“先生，我有一件事，想请你帮忙。”

我望了他一眼，他已将那柄金钥匙递到了我的面前，道：“先生，请你看这个！”

我略呆了一呆，在他的手中，拿起那柄金钥匙来，一上手，就知道那是真金的，我又打量了他一下，虽然我没有说什么，但是我脸上的神情，却是很明显的，所以王其英立时道：“不是偷来的，先生，是人家给我的，随便你给我多少钱。”

我掂了掂那柄金钥匙，摇头道：“对不起，除非你说得出是什么人给你的。”

王其英苦着脸：“我不知道，真的，我蹲在街边，等人施舍，忽然有人抛了这柄钥匙给我，对了，还有这一张纸！”





他摸索着，将那一张纸摸了出来，我看着纸上的字，也不禁呆了半晌。

这种事，好像不是现实世界中会发生的，那应该是童话世界中的事情！这种事很吸引人，试想，一柄金钥匙，一个神秘的地址，落在一个流浪汉的手中，而凭这柄钥匙，就可以进入这个神秘的地址之内，谁也不知道，进入那里之后，会发生什么事。

我望着王其英，虽然我一眼就可以肯定，那柄钥匙，的确是纯金的，同时我也立时，断定了那是一个骗局。看样子，王其英像是一个知识分子，这一切，可能全是他编出来的。

而这一柄纯金的钥匙，只不过是骗局开始时的“饵”而已。不过一时之间，我也想不出，他使用这样的“饵”，究竟想得回些什么。

自然，我既然认定了那只是一个骗局，不会有兴趣再研究下去，当然也不会介入。所以，我只是向王其英笑了笑，同时，含有警告意义地对他道：“如果是这样，那么，你还是保留这柄钥匙做一个纪念吧，不必再到处去找人听你的故事了！”

王其英的脸，红了起来，他嗫嚅地道：“你不相信我？”

我仍然笑着：“算了吧！”

王其英苦笑了一下：“先生，我是一个知识分子，你不相信我，不要紧，但是我说的实话。”

我没有再理睬他，自顾自向前走去，可是他仍然跟在我的后面，我开始感到有点讨厌了，回过头去，对他怒目而视，他又开口：“先生，我姓王，叫王其英。”

他讲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，我“哼”地一声，已经在我的神情上，表示了极度的讨厌。

王其英仍然继续道：“虽然我亟需要变卖这柄钥匙，我希

望有一点钱，但是，不会有人肯出钱向我买的，在这个社会中，人和人之间，没有信任，没有人会相信一个陌生人的话，没有，那真可怕。”

他忽然之间，发起对社会的牢骚来了，这倒使我有点啼笑皆非，我当然不会和他去辩论什么，只是冷笑了一下：“你和我讲这些有什么用？”

王其英道：“我既然卖不出去，就只好照那张字条上所说的地址，去试一试运气了！”

我态度仍然冰冷：“悉随尊便。”

他苦笑了一下：“请你——”

看他的样子，他像是想向我提出什么要求来，但是他只讲了两个字，就挥了挥手：“算了，现在，谁会关心一个陌生人，算了！”

他一面挥着手，一面现出极度茫然的神色，缓缓转过身，向前走去。

在我看到他脸上出现如此茫然的神色的那一刹间，我真想出声叫住他，想问问他，究竟对我还有什么要求，但是我终于没有出声，而他也渐渐走远了。

我略呆了一呆，继续去找我要找的人，办完了事，回到了家中，也不再记得王其英这个人了。我看过那个地址，但是由于我当时完全没有加以任何注意，所以，我也没有记住它。

又过了几天，离年关更近了，街上的行人看来更匆忙，人人都忙着准备过年，傍晚，我自繁盛的商业区出来，在拥挤的人丛中走着。

突然间，马路上行人一阵乱，不但四下奔走，而且还在大声呼叫着。

那情形就像是有一头凶猛之极的野兽，忽然闯进了人丛之中一样，有两个人在我身边奔过，他们奔得如此之急，几乎将

我撞倒。

而在他们奔过之后，我也看到为什么忽然会如此乱的原因了。有一个人，分明是疯汉，手中持着一柄足有一尺多长的牛肉刀，正在喊叫着，挥舞着，乱挥乱舞，已经有两个途人受了伤，其余的途人，只顾自己逃命，没有一个人去帮助受伤的人。

那疯汉继续在向前奔着，看样子，再让他这样疯下去，会有更多的人受伤，我连忙脱下了大衣，向着那疯汉，奔了过去，奔到了那疯汉的前面，那疯汉陡地举起刀，向我劈面砍了过来。

在那一刹间，我陡地呆了一呆！

那疯汉这时的神情，十分狰狞可怖，但是不论怎样，我却还是认得他的，他就是几天前，我在街上遇到过的那个流浪汉王其英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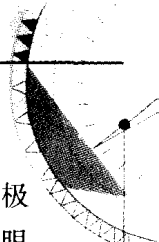
那陡地一呆，几乎要了我的性命，他手中的刀，已然砍到了我的面前，我几乎已听到了周围所发出来的那一下叹息声，幸而我反应灵敏，就在那一刹间，我手中的大衣，也扬了起来。

牛肉刀砍在我扬起的大衣上，没有砍中我，我飞起一脚，已然踢中了他的小腹，紧接着，一拳挥出，击中了他的下颚。

王其英立时跌倒在地，在他跌倒的时候，手中的刀，也已经脱手，落在地上，当他还在地上挣扎的时候，警察也赶到了，两个警察立时将他制服，一个警察问我道：“你为什么和他打架？”

我望着那警察，真想一拳打上去，但是我还是心平气和地道：“我不是和他打架，这个人拿着刀，在街上乱斩人，我是制止他的！”

很多人围上来看热闹，但是那警察好像还是不相信我的



话，向四周围大喊道：“是不是有人愿意作证？”

那些人，在涌上来看热闹之际，头颈伸得极长，眼突得极出，身子尽量向前挤，唯恐落后，但是当警察一问，他们的眼睛没有神采了，脖子也缩回去了，没有一个人出声，而且，我刚才还看到有两个人受了伤的，那两个人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！

王其英已被两个警察，反扭着手臂，捉了起来，他低着头，一声不出。

那警察道：“先生，请你跟我们到警局去一次。”

那警察的话，听来倒是很客气，但是却也令人感到极度的不舒服。

人倒并不是做了一件好事，一定想得到应有的褒扬，但是也决没有人，在做了一件好事之后，会高兴受到怀疑的态度所对待。

我抖开了大衣，大衣上有一道裂口，但是我还是穿上了它：“好吧。”

到了警局，办完了手续，再出来时，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。这时候，我忽然明白，何以所有的途人，在被问到是不是愿意做证人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出声的道理了，那疯子是陌生人，被斩伤的也是陌生人，谁肯为了陌生人来招惹麻烦？

才出警局大门，一辆警车驶进来，车中有人向我大叫道：“喂，你又来干什么？”

我向警车内看了一眼，看到了杰克上校。

我道：“没有什么事，我在街上，制服了一个操刀杀人的疯子，那疯子伤了两个人，但是我却被带了来，几乎被怀疑是杀人凶手。”

杰克上校对我的话，一点也不感到奇怪，轻松地笑了笑：“再见！”



警车驶了进去，我苦笑了一下，继续向前走去，可是走不到两步，一个警察追了出来，大声叫道：“等一等！”

我站定，转过身来，这时候，我的忍耐，真的已到了顶点了，可是那警员所说的话，却使我感到讶异，警员奔到我的身前站定：“那个疯子，他坚持要见一见你，他吵得很厉害。”

我想了一想：“他为什么要见我？我想，我不必去见他了！”

那警员望着我：“当然，我们不能强迫你去见他，可是那疯子却说，他认识你！”

又是那种充满了怀疑的眼光，人在这种怀疑的眼光之下，简直是会神经失常的。

我道：“杰克上校才进去，如果主理这件案子的人，对我有任何怀疑，可以向杰克上校，询问有关我的资料，我会随传随到！”

我没有向那警员说及我和王其英“认识”的经过，我根本不想说，立时转身，向前走去。

天很冷，天黑之后，街上的行人，都有一种仓皇之感，在路上走，本来是不应该有什么异特感觉的，但是我忽然感到有一点恐惧。

这种恐惧感的由来，是我想起了白天在街上的那一幕，那么多人，看来好像是一个整齐而有秩序的整体，但是，可以断定，其中的一个，忽然口吐白沫，倒在地上的话，决不会有人向之多看一眼。

那么多人在街上走，但事实上，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，每一个人，和独自一个人，在荒凉的月球上踱步，相差无几。

而如果让我选择的话，我宁愿选择在月球上独自踱步，当你肯定四周围绝没有别人的时候，至少，可以不必防范别人对你的侵犯。

我忽然又发现，不但冷漠，还有怀疑和不信任，我相信我自己一定也不能例外，我脚步加快，只求快一点离开拥挤的人丛。

回到了家中，关起门来，心里才有了一种安全感，可是就在这时，电话铃突然又响起来。

我实在有点不愿意听电话，可是电话铃不断响着，我叹了一口气，走过去，拿起了电话来，杰克上校的声音，我是一听就可以听得出来的，他的声调很急促，不等我出声，就道：

“卫，看来又有一件很奇怪的事，你一定有兴趣。”

我略停了一停，才道：“我未必一定有兴趣。”

也许是我口气听来很冷淡，所以杰克也窒了一窒，语气也没有那么兴奋了，他道：“你应该有兴趣，这件事，和你也有一点关系，那个在街上被你制服的疯子，他说了一个很无稽的故事。”

我多少有点兴趣了：“我知道这个故事，在几天之前，他就对我说过，是不是和一柄钥匙、一个神秘地址有关的？”

杰克上校高叫起来，道：“你对于这个人的事，究竟知道多少？”

我道：“不多，但可能比你多？”

上校立时道：“卫，请你来一次，这件事很值得商量，请你来一次！”

我打了一个呵欠，用很疲倦的声音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是你的部下，而且事情与我无关，不过，如果你想知道多一点，我欢迎你来。”

杰克上校苦笑了一下：“你这种脾气，什么时候肯改？”

我笑了一下：“只要我不必求别人什么，这个脾气很难改。”

上校道：“好，算你说得有理，你在家里等我，我立刻就来。”

我放下电话，来回踱了几步，心中也感到十分疑惑，在这





样的大城市中，一个疯汉，在路上操刀杀人，根本不是一件新闻，一年之内，至少也有十几宗，这种事，何必劳动杰克上校这样的警方高级人员来处理呢？

第二部 大批珍宝价值连城

上校说，王其英向他说了一个荒诞的故事，自然就是那枚金钥匙和那个神秘地址，那么，王其英的发疯，是不是和这件事有关呢？

我想了一会，坐了下来，听着音乐，直到门铃响，我走过去开门，打开了门，我不禁呆了一呆。

我早就知道杰克上校要来，所以看到了他，是没有理由吃惊的，可是我想不到的是，在上校的后面，还跟着很多人，好大的阵仗。

在他身后的，是两个高级警官，再后面，是四个警员，还有几个穿着便衣的人，押着王其英。

王其英的身上，穿着一件白帆布的衣服，是神经病院给病人穿的那种，袖子上有绳子，将病人的双臂，紧紧地缚在一起。

一看到那么多人，我立时道：“喂，这算什么？”

杰克上校摊了摊手：“没有办法，你既然不肯来，自然只好我们来了！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，上校可真算是恶作剧的了，我只好后退了一步：“请进来！”

杰克上校和所有的人，全走了进来，王其英在街头操刀伤人的时候，样子十分骇人，可是这时候，他却低着头，一声也不出。

那两个便衣大汉，站在王其英的身边，想来是准备一有异

